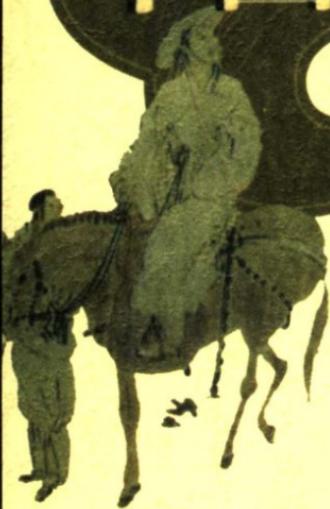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

主编 史仲文



■ 北京出版社

## 诡 黄

诡黄者，不详其里居名字。以所为诡秘有邪术，往往以术致良家妇女于幽僻之处而淫之，不翅<sup>①</sup>什伯，故人皆称之为如此。性疑，一妻一妾，防闲独密。妻固郡中大家女，少艾<sup>②</sup>而美。妾亦不恶。

有玳官，年十七八，貌姣好。夙以龙阳之技，毛遂于黄<sup>③</sup>。虽日觊觎于其妻妾，终碍黄，无侧足<sup>④</sup>处也。

巨商某，有子妇艳绝，见者常拟为神仙中人。黄偶遇之于佛会，神为之往，乃伪为星士<sup>⑤</sup>，得其生身甲子<sup>⑥</sup>，夤夜作法，致之于书斋，恣意淫媾。兴阑，仍以法遣之去。

玳于窗隙中窥见之，心大动，乘间盗得其书。复恬知<sup>⑦</sup>黄妻妾年甲，隐城外一废寺中，夜半如法拘之。初无动静。一饷时，闻檐外簌簌有声，启户视之，则黄之妻妾，白身而至，形如中酒<sup>⑧</sup>。玳惊喜相半；徐徐扶之入殿，次第污之。会有少年五六辈，夜猎归，道经寺前，下马少息，闻殿上有笑谑声，群执炬排闼而入。玳大惊，不知所出。众以火烛之，咸讶曰：“美人难再得也。”遂各解衣，更番奸媾。玳亦不免后庭。鸡再鸣，始哄然舍去。二妇创甚，四体不能举，玳大窘，欲作法遣归，而颠倒持咒，法不复验。窘甚，遂遁逃<sup>⑨</sup>。

二妇裸卧至日中，为游人所见，鸣诸太守。郡人有识者曰：“此非诡黄之妻妾耶？天何报此恶人之速也！”太守鞠<sup>⑩</sup>二妇，尽得黄平日所为，拘黄至，严刑榜掠<sup>⑪</sup>，黄历历招供。太守大怒，立毙杖下。二妇官鬻。后有见玳于邵伯<sup>⑫</sup>舟

次者，已变服为黄冠<sup>⑩</sup>矣。

恩茂先曰：因果之说，人多不信，观于此，尚有疑义哉？近闻京师有某生，短视而善谑，每与其同学游行，见妇女必指点，论其妍丑，佐以秽言。值上元<sup>⑪</sup>夜，复从其类，踏月看灯。天街士女如云。暮逢一少妇坐车中，跣足于轤，众共赞此妇人大妙。生亦神狂，谑浪不已，咸随车行数十武<sup>⑫</sup>。生曰：“彼跣足于轤，能有捎<sup>⑬</sup>得其鞋者，当共聚金钱沽美酒，以谢之。”一少年友挺身自任曰：“作此事，舍我其谁哉！”急走至前，顺势捎之。车速力猛，并脱一袜，妇惊仆车中，白足毕露。众悉鼓掌。舆夫知势不敌，急驱而去。少年以手提鞋，以鼻嗅袜，而诩于众曰：“手段莫高强否？”众佩服，聚饮而散。生归见其妻哭于房，惊问所苦，妻不顾而唾曰：“汝尚得为人耶？予今晚自母家还，过四牌楼，见汝辈十余恶少，喧呶<sup>⑭</sup>街上，指我戏谑，神情已大不堪。既又或前或后，随车不去，我正不测汝辈欲何为，乃蓦于狐群狗党中，走出一少年，径至车前，来捎我鞋，惊惶间已失鞋，且并脱去一袜，万目共睹，出丑尽矣！汝犹从旁大笑。汝尚得为人耶？”生始悟夜来所弄者，即其妻也。亟索只履单袜而审视之，果与所捎者分毫不爽。虽悔恨亦无及矣。由此观之，所得者小，则所失者亦小；所得者大，则所失者尤大。因果之报，如影随形，谁谓天高远而鬼神杳渺哉？

兰岩曰：以术浮人<sup>⑮</sup>，自遭显报，乃并不假<sup>⑯</sup>之外人，而即以自用之人<sup>⑰</sup>，反而施之，不亦快哉！

### 【注释】

①不翅：不止。

②少艾：年青美貌女子。

## 夜谭随录

③毛遂于黄：向黄自荐。毛遂，战国时期赵国人。平原君门下食客。秦围邯郸，平原君到楚求救，他自荐前往。后来毛遂成为自荐的代词。

④侧足：插足。

⑤星士：替人占算命运之术士。俗称算命先生。

⑥生身甲子：指人出生时的年、月、日、时辰。

⑦恬知：探知。

⑧中酒：喝醉了酒。

⑨逋逃：逃跑。

⑩鞠（jū，居）审讯。

⑪榜掠：拷打。

⑫邵伯：即江苏省的邵伯湖，为水陆交通要冲。

⑬黄冠：道士戴的束发黄色冠。后为道士的别称。

⑭上元：正月十五，即元宵节。

⑮武：约三尺。古时以六尺为步，半步为武。

⑯捎：掠取。

⑰喧呶：大声喧哗。

⑱浮人：淫荡的人；游手好闲的人。

⑲假：授予；施加。

⑳自用之人：自家人。

## 梁 生

汴州<sup>①</sup>梁生，少失怙恃<sup>②</sup>，家极贫，聘妻<sup>③</sup>未婚而妻死，无力复聘。知交谑之，号为梁无告。然为人温雅，能饮，善弈，故为侪类所喜，尤与同学汪、刘二生相莫逆。刘父为刺史<sup>④</sup>，汪家资巨万，皆称豪富。生以寒士<sup>⑤</sup>周旋于其间，人或非笑，咸以为贫伴富，身无裤，胡不自量乃尔。生闻之，笑曰：“我两肩荷一口，彼虽朱顿之富<sup>⑥</sup>，其奈我何哉！”人愈嗤其无品，更号之为梁希谢，盖取《金瓶梅》中谢希大以

嘲之也。

刘一妻五妾，汪一妻四妾，又各有美婢娈童。每当宴会，必出以侑觞，争相炫耀。一日，汪以千金从江南复致二丽人，苗条婉媚，诸妾莫匹，以为天下尤物，尽于此矣。乃折简张筵<sup>⑦</sup>，召客高会。酒再巡，丽人出见，屏开幔卷，冉冉而至。异香满室，坐客皆惊，一拜辄入，不发一言。客饮戢<sup>⑧</sup>俱停，目炫神夺。汪志得意满，浮白数觥<sup>⑨</sup>，谓：“诸君何福，得遇仙子！”众舌卷莫答。梁独含笑未坐，品酒味肴，浑如未睹。刘生痴坐良久，始爽然谓梁曰：“众人皆醉，而子独醒，非无目，即无情者！”生徐曰：“已一目了然矣。虽然，入我目，不能动我情也。”汪不悦，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梁曰：“较二兄素所宠眷者，诚有天渊之隔，若即以此为西子，为夷光<sup>⑩</sup>，尚未也。二兄偏僻，必以我言为河汉<sup>⑪</sup>，请晰言之。可乎？”众曰：“可。”梁曰：“夫<sup>⑫</sup>夫也，发为妆掩，足为裙遮，置二者姑不具论。就其共见者指摘一二，妍媸<sup>⑬</sup>立判矣。”汪曰：“愿闻。”梁曰：“眉修矣，烟煤之所画也；眼媚矣，黑白不甚分也；唇樱矣，胭脂之所点也；肩削腰细矣，而拔颈戾肘，俨然用力，抹胸束肚，宛然有痕，皆戕贼<sup>⑭</sup>而为之也。吾闻古之美人，面色如朝霞和雪，光艳照人，而四体五官，皆若粉饰。若使乱头粗服，粉黛不施，窃恐国固城坚，虽笑绽两腮，欲倾之而不可得也。”座上客闻此刻论，正合忌心，咸哄堂而和之以笑。汪面赪，猝难应答。

刘独以为不然，曰：“梁兄眼大如豆，乃亦摇唇鼓舌，吹毛求疵，那足为月旦评<sup>⑮</sup>！请问西子夷光，是何形象？光艳照人，莫照坏人眼睛否？温柔乡中事，必得身处富贵之实境者，方能确识珠围翠绕之趣。若穷措大<sup>⑯</sup>看得几行书，辄

## 夜谭随录

谓书中有女，据为已有；及见真美在前，一时把握不定，明知此生，断无此乐，转不得不目空一世，谬论解嘲。独不自念一糟糠妇<sup>⑦</sup>尚不能消受，至今游泳似鰥，更求一赤脚婢亦不可得，只苦煞贵手，不知一夜几番作肉虎子<sup>⑧</sup>也！”诸客闻语言儼薄，不复大笑，唯汪生大噱<sup>⑨</sup>，忿恚都消。

生知空言无补，不终席而去。从此与汪、刘不甚亲密，交情潜替，同学传其事，共联句以戏之曰：“年少生成老面皮，那知谢大甚难希。而今一发穷无告，不久西山唱采薇<sup>⑩</sup>。”梁得诗，懊恼殊甚，冥想彼以富贵骄人，喜谀恶直，我何独不能以贫贱骄人，黾勉争气，其觅一妾，聊以自娱乎？第苦囊中羞涩，妄心徒炽，世间又无红拂<sup>⑪</sup>、红绡<sup>⑫</sup>之侠烈者，虽有佳人，乌能自至？不胜郁闷，入市闲游，偶见老人，摊卖废书于通衢。梁检视，忽得一帙，纸色甚旧，而装饰极雅，展卷披阅，盖手录《陶诗全集》<sup>⑬</sup>，小楷妩媚，不识为谁写，觅款于卷尾，始知为赵文敏<sup>⑭</sup>真迹。私心狂喜，如掘藏金，问索钱几何，老人曰：“非百文断不售也。”生恐其停留长智，即解衣典而偿之。怀归，待价。适郡中有巨绅，素癖书画，购求颇亟。梁浼人<sup>⑮</sup>转视之。绅一见，如获拱璧<sup>⑯</sup>，往返议价，卒得千金。

梁秘而不宣，阴嘱媒妁<sup>⑰</sup>旁求佳丽。凡相数十人，无当意者。既而有曲背媪携一女子至，年约十六七，鬟发皓齿，腻理靡颜，天然艳丽，洵平生所未睹，神为之夺。延之坐，问“此即媪所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有女如此，何忧不匹王侯？”媪曰：“侯门似海，一人岂可复见乎？猥<sup>⑱</sup>以贫老，不得以俾归读书子，但取衣食充口体，不至冻饿以死，又可以作亲戚往返，是为至愿，不敢作非望也。”梁曰：“若然，足见高明。但寒士聘仪简陋，勉奉百金为寿，肯见许

否？”媼曰：“的是书痴语。以君长厚<sup>②</sup>，故尔相托。此非老身钱树子<sup>③</sup>，讵忍居为奇货？休休！但提起一文钱，便携之他适矣！”梁不复强，仅具酒相款。媼则醉饱，嘱女善侍夫子，勿念老身，迟日当来饭也，出门径去。女亦晏然，不甚怀想，梁出资为具衣饰，靡不华好。女国色天成，不假纤毫粉饰，淡妆浓抹，罔不相宜，真天人<sup>④</sup>也。梁不破一文，蓦然得此，实梦想所不到。绸缪缱绻，异乎寻常。

居无何，同学悉知，相传以为奇事。汪生往见刘生曰：“兄闻之乎？梁无告亦纳姬矣！”刘笑曰：“汴城之大如海，岂乏见弃之女为齐人之妾者？纵有一二分姿色，业操作其家者月余，朝粧粧，晚齑粥，不卜已是鹄面鸠形，见之必呕！”汪曰：“予意亦然，但曩昔曾受其辱，至今不甘。今日借辞往贺，薄而观之，觌面揶揄<sup>⑤</sup>，以杜其口，亦大快事。”刘笑诺。遂各具分金五星<sup>⑥</sup>，标曰：“贺仪”，华服高车以往。梁闻报，笑谓女曰：“今此二人，或敢侮予。”为述前事。女微笑曰：“郎无虑，任其所为，儿当为郎小祟之，以泄积忿。”梁嘱设馔。

二生至，各叙契阔<sup>⑦</sup>，并申贺意。梁㧑谦<sup>⑧</sup>不已。酒数巡，二生请见如夫人<sup>⑨</sup>，梁辞以粗使小婢，不过用执庖厨，以分己力，何敢污贵客之目？二生固请，梁始诺而呼女，甫出户，二生即迷惑失志，嗒然若丧。女款步而前，敛衽而拜。二生不自觉其腰之折也。梁曰：“二公皆通家昆弟<sup>⑩</sup>，无事回避，今降尊至此，当奉一觞。”女唯唯，捧爵以进。手指纤纤如削玉，二生颠倒，如提傀儡。梁大笑。尽醉而散。二生归途相议，不信人间有此仙人，从此粉黛无颜色矣。焉得一亲玉体，死亦无憾。刘忽曰：“是不难，岂不知梁无告以酒为命者乎？后日是其初度，何难设一席，就其家

为寿，暗置乌头酒中，听其鼾睡，彼时为所欲为，将奈我何？无告相狎有年，谅无他说。即使兴讼，各拼数百金，何事不了！”汪大喜。

至日，果担肴携酒而往。女谓梁曰：“今日二子，来意不善。郎但坐视，儿自有术播弄之。”梁固酒徒，见杯忘死，又素信女之慧黠，知无足虑。日未晡，曹腾大醉，俨如僵尸，仰卧床上。二生乃阖扉秉烛迫女。女嫣然曰：“二君富贵而韶艾<sup>⑧</sup>，心非木石，能不两袒？第此非行乐地也，舍后有小楼，幽僻精洁，盍往彼一叙谈乎？”二生闻之，喜跃欲狂，左右各一，掖之而往。绕出屋后，果有楼，且甚高耸。汪曰：“过汝家屡矣，那得有此？”女曰：“新建未匝月也。”接踵而登。楼分内外两楹，外间三面有窗，可以眺远，已预设一席，酒肴俱备，银烛双辉。刘拍女肩曰：“卿真可人也。”女但微笑不言。时际盛夏，二生解衣脱帽挂柱上，然后纵饮。女忽曰：“几忘之，儿有些少下酒物，会须取来佐酒。”乃入内间，久之不出。刘起觇之，汪亦踵入。往来搜索，毫无踪迹。汪至阁子前，闻阁内簌簌<sup>⑨</sup>作声，巡视之，见女仓皇起伏。汪惊喜曰：“何事匿此？”急挨身入阁。女夺门而走，汪追之下楼。女匿身花下，汪直前拥抱，女极力抵拒，汪持之愈坚，方抢攘间，忽数人击柝<sup>⑩</sup>而至，闻有人声，并力擒捉，批颊骂贼。汪释女，分辩曰：“我秀才也，奈何以贼见目，且肆挞辱？”众就月光审视，亦惊曰：“确是汪三爷，何为在此？祈恕罪！”汪不能答。众视地上人，则刘公子也。群扶起，谢孟浪<sup>⑪</sup>之罪。盖<sup>⑫</sup>逻卒夜巡，误以为贼耳。二生夙以豪富知名，故汴人强半识之。刘让汪曰：“兄酒狂太盛，窘我出何心？”汪此时方知是刘，不胜骇愕。逻卒曰：“夜深矣，不便归府，请留二人相伴，坐以待旦，

可乎？”二生许之。坐稍定，彼此相看，止各着一汗衫，殊不雅观。因思衣服尚在楼柱，浼二卒代索之。卒曰：“此处荒僻，何得有楼？”二生四顾，并不见楼，惟断垣内，大树一株，高数十尺而已。愈骇，疑惑不释。问卒：“梁相公宅在何处？”卒曰：“素不相识其人，焉知其家？且此为孙布政家废园，人迹罕到。虽有人家，亦甚隔绝寥落，只火药局相近耳。抑素不闻乎？孙家园，狐鬼繁。则人家谁有肯近此。”二生大惊，不敢少动。俄而向曙，斜月在西。忽见地上树影中，一块独浓，因风摇摆，不似粗枝密叶，亦不似栖鸟鹊巢，莫测何物。仰视树上，隐隐似人，咸惊异，起身奔走，同止一矢地<sup>④</sup>外，远望相猜，终不可决。天大明，其人附枝不动，众湊集<sup>⑤</sup>审谛之，非人也，正二生之衣帽，悬挂其上。始各大笑。一人缘而取之，俾二生认着，遂各散归。一时传说，以为口实。二生不甘其侮，以梁生假幻术戏人，乃纠集恶仆，重至其家，欲大兴问罪之举。比至，则门庭俱寂，空无一人，已不知遁逃何处矣。

数年后，同学友有公车入都者，于磁州<sup>⑥</sup>道上遇梁生，轻裘肥马，侍从甚都。相见各述契阔，邀还其家，由僻径行约数里，于小山下密林中，入一巨宅，富贵如神仙。友问：“兄何时发迹<sup>⑦</sup>至此？”梁笑曰：“兄当日附和汪、刘，以贫友为谈柄。今视梁某，仍是希谢面孔否？”友大惭。翌日登堂拜嫂，诚不世殊也。友退谓梁曰：“嫂夫人，果何妙术，能恶剧之？”梁曰：“士无行，不当如是耶？”居三日，乃促装辞行。梁以百金为赠，并送之以诗，中有“阿紫相依千载期”之句，始知梁为狐媚矣。他日归告汪、刘，复生欣慕，于是脂车秣马<sup>⑧</sup>，强其友同往迹之。至则青山如故，绿水依然，而第宅与人，化为乌有。相与惆怅而返。

## 夜譚隨錄

茂先曰：此狐大為貧友見侮于富豪者吐氣。

蘭岩曰：人貴存本來面目耳，豈獨巾幘然哉！

### 【注釋】

①汴州：地名。今河南開封市。

②怙恃：父母的代稱。

③聘妻：舊稱已行聘禮而未結婚的妻子為聘妻。

④刺史：官名。清代用作知州的別稱。

⑤寒士：貧苦的讀書人。

⑥朱頓之富：朱，即陶朱公，本名范蠡。頓，即猗頓。春秋時，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，以越王為人不可共安樂，棄官遠去。至陶，稱朱公。以經營致富。十九年中三至千金。猗頓，春秋魯人。以經營畜牧及鹽業，十年之間成為豪富，資拟王侯。世稱陶朱、猗頓之富。

⑦張筵：大擺酒宴。

⑧飲斂（hé，核）：吃喝。斂，咬。

⑨觥（gōng，工）：酒器。

⑩夷光：春秋時越國美女，即西施。作者將西施與夷光並提可能是筆誤。  
晉王嘉《拾遺記》：“越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一名修明。以貢于吳。”

⑪河漢：比喻言論夸誕，不着边际。

⑫夫（fú，扶）：语气詞，放在句首，表示將要議論。相當於“這”。

⑬妍媸（chǐ，吃）：美與丑。

⑭戕賊（戕qiāng，腔）：伤害；損害。

⑮月旦評：品評人物。

⑯窮措大：舊時對貧困的讀書人的讥稱。

⑰糟糠妇：妻的代稱。

⑱作肉虎子：手淫。

⑲噱（jué，決）：大笑。

⑳西山唱采薇：指饥饿而死。典出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。伯夷、叔齊反對周武王伐殷，武王灭殷後，他們逃避到首陽山，采薇而食，終於餓死。

㉑紅拂：傳奇故事中一女子。相傳隋末李靖以布衣謁越國公楊素，楊侍婢中有一執紅拂者，貌美，深情矚目李。李歸逆旅，夜五更，紅拂特來投，兩人

相会，奔归太原。事见《太平广记·虬髯传》。

㊱红绡：传奇故事中一女子。相传唐代崔生往视一勋臣疾，勋臣以歌舞妓红绡为崔生进食，又命送崔生出院，二人遂相爱慕。崔生归后，神迷意夺。家中昆仑奴磨勒于月圆夜背崔生入勋宅，与绡相会，遂背崔生与红绡潜出，促成二人结合。事见《太平广记·昆仑奴》。

㊲《陶诗全集》：晋代著名大诗人陶渊明诗集。

㊳赵文敏：即元代诗人、画家赵孟頫。诗书画皆成自家。书称赵体。画变南宋画院格调，开元代画风。

㊴浼人（浼 měi，每）：托别人。

㊵拱璧：大璧。比喻极为珍贵之物。

㊶媒妁：媒人。

㊷猥：谦词，犹言辱。

㊸长厚：善良、厚道。

㊹钱树子：摇钱树。

㊺夫人：美貌女子。

㊻觌面揶揄（yé yú，爷余）：当面戏弄。

㊼金五星：五钱银子。星，称杆上的记数点。

㊽契阔：久别情谊。

㊾㧑谦（㧑huī，灰）：谦逊。

㊿如夫人：妾的别称。多用于称他人的妾。

㊿通家昆弟：世交兄弟。

㊻韶艾：年轻美貌。

㊼簌簌：象声词。

㊽击柝（tuò，拓）：指打更人敲木梆子。

㊾孟浪：鲁莽；放荡。

㊿盖：发语词。

㊻矢地：一箭所射之地。

㊼淳集（淳 jiàn，见）：相继而至。

㊽磁州：地名。辖境在今河北省磁县、邯郸、武安一带。

㊾发迹：人由隐微而得志显通。

㊿脂车秣马：加车油，喂饱马。

## 某 倔

某倨<sup>①</sup>之任羊城<sup>②</sup>，路出广州<sup>③</sup>，遇风，暮泊道士洑<sup>④</sup>之僻港焉。苦舟中掀播<sup>⑤</sup>，登岸闲步。时际三秋，黄花引眸，不觉行远。过一林，于数矢外，见灯光荧荧。即之，则茅屋数椽，绕以笆篱，篱内有老树一株，下有六人，席地饮，见客惊起，逊坐<sup>⑥</sup>，意殊款洽。倨固好此杯中物者，就座不辞。座中有一老翁，一少年而广颡<sup>⑦</sup>。又有三女子，一衣藕色，一衣绿，一衣浅红，年皆及笄。又一书生，年可五十余，甚娴雅，云是土著<sup>⑧</sup>主人也。问客何来，倨以之官告，并述邦族，咸致敬曰：“贵人也，小酌殊亵。”倨曰：“萍踪<sup>⑨</sup>乍合，实关夙分。王前于士不以为降，况区区一倨哉！翌日，亦当奉屈舟中，草酌表意耳。”书生曰：“诚如所教，诸君勿为形迹拘矣。诸君事，非贵人不足与谋也。”众初有惨色，既闻是言，莫不色喜，乃相与欢饮。倨亦各询里居姓氏，书生代白，谓老人余姓，少年骆姓，三女方姓，为堂姊妹，皆广州人，自身姓庄，为庠生<sup>⑩</sup>。”倨各以谀词酬之。

纵饮之顷，老翁忽愀然曰：“老朽幼在学堂时，最喜读《蹇旅文》，人皆以所好不祥。今孤行数千里外，漂泊无依，彼吏目尚有一子一仆相追随，较老朽真天渊矣！”少年及三女子闻之，皆唏嘘流涕。书生抛一觥，曰：“佳客在前，不理觞政。但响响呕呕<sup>⑪</sup>，徒乱人意，独不虑寡佳客欢耶？况已言事有可谋，何复作楚囚<sup>⑫</sup>对泣！”五人颇愧赧，唯唯受罚。三女子次第奉倨酒，请歌以侑之。倨将避席，书生掠之坐，且曰：“伊行悉出至诚，贵人奈何辜负？”倨不得已，为

之引满<sup>⑬</sup>，书生鼓掌当拍，少年嘬口作箫笛声，清越逼肖。红衣女再咳而歌曰：“夜深枫露凉，蟋蟀吟秋草。空江孤月明，魂迷故园道。”音轻锐凄恻<sup>⑭</sup>，听者莫不酸鼻。书生颤蹙曰：“一人向隅，满座不乐<sup>⑮</sup>；况满座向隅，将何以愉快一人耶？幸玉姑莫更发此声，致主客索寞！”少年曰：“玉姑愁绪纷如，那复有欢声向客？余不揣为代之。”乃飞一觞，歌以送之曰：“滚滚江上涛，溶溶沙际月。渺渺雁惊秋，迢迢乡梦绝。”其声烈烈如枭<sup>⑯</sup>鸣。一座都笑。倅独赏其音节。

老翁曰：“无以嬉戏，转妨正事。适庄先生言，唯贵人可以了大家事，何隐忍不急商榷？”书生笑曰：“终是老人，虽日暮穷途，犹刻刻不忘切己事。然诚为要务，请为贵人陈述。敢冀鼎力，以副奢望，莫推诿乎否？”倅已半酣，攘臂曰：“人固有具热肠侠骨如某者乎？天涯邂逅，良朋盍簪<sup>⑰</sup>，气味已投，金兰分定。又何事嗫嚅<sup>⑱</sup>其辞，令人郁闷耶？”众闻之皆喜，即席展拜。书生再拜曰：“一言慨诺，众所心感。众所求事，此际未可尽言，贵人且志之，请于明日，循江岸向西，行里余，有老人矮而髯，操渔舟为业者，就而告以今日之事，并吾等情状，则彼自有说，必能使贵人豁然无疑也。”倅曰：“谨奉教。”于是四座欢甚，无复愁苦故态。

已而<sup>⑲</sup>斗移漏转，约略四更，老翁曰：“贵人去舟已远，纪纲<sup>⑳</sup>复不来接引，应下榻此间矣。”少年曰：“此自无庸议，但庄先生所居不广，大家留此，未免抵颈交趾<sup>㉑</sup>，非所以待贵人。吾二人且去休。玉姑姊妹，不妨留此，侍贵人枕席，预报抚养<sup>㉒</sup>之德。”三女闻之，垂首赧然。倅辞谢曰：“某虽失学，尝闻三女为粲<sup>㉓</sup>。粲，美物也，而何德以堪之！”老翁曰：“不然，贵人热肠，为天人所钦瞩，何言不德？彼玉姑姊妹，虽云贱品，岂无环草私愿，聊酌涓埃<sup>㉔</sup>于

## 夜谭隨錄

一夕乎？矫情震物<sup>②</sup>，貴人曷取焉？”倅阳为拗阻，而阴实愉悦，乃以目视书生。书生曰：“未知雅抱何如耳？”倅曰：“某生平未尝拂人之情，粲不我弃，反敢弃粲乎？”众皆怂恿之。书生独正色曰：“玉姑姊妹，猥以沦落，孱困至极。得貴人发惻隱心，調飢甫慰，雖欲不听众人之所迫，及貴人之所为，不特不能，且亦不敢，正以蛹之以茧自縛，无力解脫，缄口制心，讵无隱憾？所賴仁人君子，奮拯溺扶危之志，遏僂紅倚翠<sup>③</sup>之心，是所望也。苟聞孟浪之談，輒行苟且之事，背明德而逞私欲，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，豈鲰生<sup>④</sup>，翹首跂足之所望于貴人者哉？理痼于中，言激于外。幸宥其冒昧，取其憨愚。”倅慚汗无地，下席揖謝曰：“余翁所言，誠惛耄<sup>⑤</sup>之亂命<sup>⑥</sup>；駱君之意，尤鞠蘖<sup>⑦</sup>之狂情。小子素愚，能不為其簧鼓<sup>⑧</sup>！得先生呵而止之，不致禽處。古人所以尚淨友也。敢不拜藥石<sup>⑨</sup>之賜！”書生答拜而贊美之，曰：“貴人見善即遷，聞過輒改，多福未可量也！余、駱二君，歸心太摯，遂行不恕。聞貴人悔過，亦當改之。”二人跼蹐不安，頓首引咎。三女子欣然色喜，再三叩謝，相繼辭去。書生導倅入室，室甚卑隘，蕭然环堵，惟正中設一竹榻，壁挂一篝燈<sup>⑩</sup>，余无所有。書生安置已，反曳雙扉，郑重而去，倅亦就枕。

既覺，則獨卧一古冢旁古樹之下。但見紫英黃萼，秋草縱橫。重露砭肌<sup>⑪</sup>，江天向曉，不勝貽愕<sup>⑫</sup>。亟起着衣，僅仆已踪迹而至，悉嚙口全息，繞倅大咤曰：“何苦露宿于此！仆輩奔走一夜，到處覓尋，几曾停履！”倅曰：“唉！即予亦豈得已而不已哉！事極尷尬，正須與汝輩證明。”乃率眾循江西行，約里許，果見一矮老人白髮繞頰如毡，方解缆于芦汀，勢將他徙。倅呼而止之，密告所遇，老人瞠目良久，始

愀然<sup>④</sup>曰：“君洵从庄秀才墓道中来矣。行年七十，不谓今日乃见异事。”倅问：“庄秀才何如人也？”老人叹曰：“此亦奇缘，非偶然也，可不明告乎？”因道：“此间道士洑之下流分港也。向西北茂林中，依山结庐以居者，有庄叟焉，年望七旬。予为比邻，交谊最深。叟木讷无他长，惟事念佛。其子为秀才，五十而死，死且二载矣。适闻君所饮宿处，即其殡宫也。秀才生时，质直好义，每值风雨大作，必亲至江干以拯溺为务。廿余年来，不下数百人。即有死者，亦必敛以棺衾，付其同行者载之去。唯有一老翁、一少年并三女子，名姓里居，俱无可考，故致今犹厝秀才墓侧，自客岁秋间，叟每嘱予，命留心于广南<sup>⑤</sup>仕宦者。今据君夜来所遇，皆云家广州，且正符五人形状，又有姓可访，意叟必有所见闻矣。君如有意，何不同往一叩庄叟乎？”倅曰：“能为导否？”曰：“义之所在，岂有让君独劳？”乃舍棹<sup>⑥</sup>扶桨，蹒跚导倅以行。

去门尚远，已见叟策藜杖，捻念珠，立树下持经咒矣。相见各有所述，叟乃叹曰：“老夫一心净土<sup>⑦</sup>，无暇旁求。不意畴昔梦见亡儿，谓‘所厝五棺，二男三女，皆珠江人也。苟有仕宦其地者，携回葬之。虽无亲故，亦正首丘，不强于念佛万声耶？’老夫志之，二年于兹矣。昨宵复见梦云：‘今日心愿可了。’故立俟于此。讵意若是之验，虽以托老友，而老友能尽心力，又强似我念佛功德矣！尊官诚能为是义举，不妨火化之，携骸南行，但摒挡一月俸钱，买半亩地，葬之，亦仁人之事也，不又强似老友之尽心力乎？”倅感其言，亟往取五棺，聚薪化之，分贮罐中，载之以去。

闲斋曰：若庄秀才，可谓锐于行仁者矣。生时未了事，死必了之。若倅者，可谓勇于行义者矣。不能利而行，必勉

强而行之。然非庄不能成侔之义，亦非侔不能成庄之仁。兹二人者，所谓相需济美者也，而庄尚矣。至于庄叟之好善，渔叟之酬知，士夫所未逮者，彼则行所无事焉。岂唯齿之当尊，亦且德之宜表。世儒眼大如豆，又乌知村翁野老，固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，可不勉哉！

兰岩曰：庄生生前好义，拯敛多人，死后复能规友以义，嘱父留心于无主之魂，致能各归乡土，诚义人义举也！五十而亡，终于诸生，天何报施之薄哉！

### 【注释】

①侔：副职。

②羊城：广州市。

③广州：根据上下文判断，应当是黄州。“广”的繁体为“廣”，黄、廣形似，易产生笔误。黄州在今湖北省。

④道士洑：地名。在今湖北黄石市长江南岸。

⑤掀播：颠簸。

⑥逊坐：让坐。

⑦广颡（sǎng，桑）：宽额头。

⑧土著：本地；当地。

⑨萍踪：比喻行踪不定。

⑩庠生：科举制度中，府、州、县学的生员的别称。庠，古代学校。

⑪响响呕呕（响 xu，许）：絮絮叨叨。

⑫楚囚：本指被俘的楚国人，后借指处境窘迫的人。

⑬引满：斟满酒。

⑭凄恻：哀伤。

⑮一人向隅，满座不乐：一人不高兴，弄得大家都不高兴。典出刘向《说苑·贵德》：“今有满堂饮酒者，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，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。”后称孤独失意为向隅。

⑯枭：一种凶猛的鸟。

⑰盍簪（盍 hé，何）：朋友相聚。

- ⑯嗫嚅（niè rú，聂如）：口动，吞吞吐吐，想说又停住。
- ⑰已而：旋即；不一会儿。
- ⑱纪纲：泛指仆人。
- ⑲抵颈交趾：头碰头、脚挨脚。形容人多，睡觉拥挤。
- ⑳抚养：体恤救济。
- ㉑粲：上等白米。可引申为美丽女子。
- ㉒涓埃：微末。
- ㉓矫情震物：故作安闲、镇定。
- ㉔偎红倚翠：五代南唐后主（李煜）微行娼家，自题为“浅斟低唱，偎红倚翠大师，鸳鸯寺主。后称狎妓为偎红倚翠。
- ㉕鲰生（鲰 zōu，邹）：自谦之词。小生。
- ㉖惛耄：年老神志不清。
- ㉗乱命：人将死神志昏乱的遗言。
- ㉘麹蘖（qū niè，曲聂）：发酵剂或酶制剂。经发酵的东西可涨发很大。
- ㉙簧鼓：乐器有簧，吹之出声，能用动听的曲子迷住人。引申为巧言惑人。
- ㉚药石：治病的药物。用来比喻规劝、告诫的良言。
- ㉛篝灯：用竹笼罩着的灯。
- ㉜砭肌：浸透肌肤。砭，石针，有刺入之意。
- ㉝胎愕（胎 chài，翅）：惊愕。
- ㉞惙然（惙 chuò，惙）：忧愁。
- ㉟广南：路名，宋代设置。包括广东、广西等地区。
- ㉞棹（zhào，召）：船。
- ㉙净土：佛教名词。谓无五浊（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）垢染的清静世界。

## 倩 霞

汀镇<sup>①</sup>右营游击<sup>②</sup>李锦，为予言：耿精忠<sup>③</sup>封闽时，骄奢淫佚。有林青者，年二十，为耿府护卫，独承眷爱，不啻